



先生的仪式感

□向萍

一年一度的“三八节”即将来临，各种相关的庆祝活动，又开始登场。这些年，有个词很火，那就是仪式感。幼儿园毕业，有毕业典礼；求婚，有求婚仪式；过生日，要吹蜡烛吃蛋糕……凡是在重要节日里，都需要那些像模像样的场景和仪式来烘托气氛，送鲜花、送礼物、发红包，不一而足，似乎少了这些烦琐的形式上的仪式，就体现不出节日的隆重，也展现不出对过节人的尊重。

曾经，我也是一位极其渴望有仪式感的小女子。不过上天赠予了我一位极其不浪漫不懂仪式感的直男。先生素来个性内敛、羞于表达，甚至有些木讷，从谈恋爱至今，人生过了大半载，我还从没收到过他赠送的鲜花。先生是个典型的宁可把买花用的钱买一袋蔬菜让一家人吃上好几天的实用主义者。

暗地里，我有些失落，甚至有些失望。每每在重要节日里，看到听到身边人那些爱意满满的、极富仪式感的感人画面，就会徒生抱怨，这种巨大的落差，曾一度隐隐刺痛着我，这种痛，滋生于一种比较，更来源于盼而不得。好在我是一个善于自纠自改的豁达之人，这种痛，仅仅是偶尔

的阵痛，时过境迁，便烟消云散，痊愈如初。

一度，我也曾试图改变一下先生，时常给他灌输那些关于生活需要仪式感的点点滴滴，先生只是听听而已，不予回应。在我30岁生日那年，先生在我小姑子的劝说和陪伴下，瞒着我去金店买了一款白金项链。那算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后来，我又念叨当初结婚没有戒指，又时常在他耳边央求加抱怨，一番软磨硬泡，硬是从先生那里活生生地又要来了一枚钻戒。

说来也怪，或许，这“拿来主义”的仪式感，不是先生的主观意识，这两份无比贵重的礼物，后来都阴差阳错、莫名其妙地陆续丢了，丢得不知不觉，丢得无影无踪。这让我后悔连连、耿耿于怀。自那以后，我再也不向先生索要任何节日礼物，更不奢望那些所谓的仪式感。

看过一本书《小王子》，里面有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其实，在烟熏火燎的平淡日子里，也有很多的感动，也有很多的感动，只是我们常常把很多的不同同化了、忽略了，甚至

看成了顺理成章，看成了理所当然。

我素来怕打雷，哪怕如今年过半百，每当打雷，还是像小孩子一样吓得一惊一乍的。有一天晚上，先生因为喝酒鼾声阵阵，吵得我无法入眠，于是我干脆起身睡到客房去。哪知天气突变，半夜暴雨倾盆、惊雷声声，正当我捂住被子蜷成一团时，房门“吱呀”一声响起，先生推门而入：“不怕、不怕，我来啦。”顿时，所有的害怕和恐惧随着他的到来，都杳无踪影。我想，这份惦记带来的安心，算不算仪式感？

前几天，先生公司聚餐，本邀请我一同前往，由于我要回家赶一篇稿子，只好婉拒，于是先生开车把我送到家里，原以为他转身就会直赴饭局，没想到他却径直随我到了家门，走进厨房，帮我弄起了晚饭。朋友的催促电话声不断响起。“快了、快了，你们先整起嘛”先生一边飞舞锅铲，一边应答，大约十分钟后，一碗色泽漂亮的什锦炒饭端了出来，里面有香肠、胡萝卜、煎蛋、莴苣等，荤素搭配、花花绿绿，吃上一口，香味缠绕，胜过了很多美味佳肴。望着先生连走带跑匆忙远去的背影，我想，这算不算仪式感？

一到冬天，我有个毛病，就是脚冷，经常四肢冰凉，医生建议睡前多泡泡脚。每天晚上，先生会适时盛好热水，然后插上电源，我只需移步到洗脚盆，双脚伸进温暖的水里，尽情享受热水的温存。泡脚后，倒水清洗的活计，从来都是先生大包大揽，这几乎成了他的日常。如果说，泡脚是睡觉的一种仪式感，我想，那盛水倒水，算不算仪式感？

其实，细细一想，生活中有很多的仪式感。譬如，过马路时，他永远站在你的左边；譬如，生病时，他总会跑前跑后地忙碌；譬如，吃饭时，他总会为你夹上那一筷最好的美味；譬如，吵架后，他总会放低身段各种讨好……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先生确实不讲究仪式感，但先生的仪式感，藏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琐碎里，一举一动，一点一滴，看似不经意，那么小，却那么暖。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一场与母亲的“战争”

□徐成文

母亲真的老了，老得不明事理，老得是非不分。

春天，悄然在日子里摸索前行了许多日子。窗外，花红柳绿、莺歌燕舞，这些美好的事物，在母亲年迈的身体和心里，如学渣面对学识渊博的大师，丝毫提不起一点精神。她的日子，窝在沙发里，等待日升月现。

几响震耳的春雷，惊扰了沉闷的大地。“倒春寒”这个词语，让人们春天又有几分疑惑——头天还高达28℃的气温，翌日却陡然降至15℃。

周末，偶尔疏懒一次，一觉醒来，将近九点。降温了，赶紧找出准备沉睡的冬衣，我蹑脚来到客厅。母亲依然是薄衣薄裤，还在窗边任春风吹拂。母亲患有肺气肿，只要一感冒，就会咳嗽不止，整天如破烂的铜锣，声音嘶哑。头晚睡觉前，我就叮嘱母亲，天气要降温，要穿厚点的衣服，不然要感冒。但眼前的母亲，依然是我行我素，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

“妈，怎么不换厚衣服？今天冷得很！快去换！”与母亲生活五十多年，知晓她的性格，不把语气加重，她根本不把你的话当回事。“我又不

冷，换衣服多麻烦。”母亲把脸沉下来，与浓云密布的天空毫无两样。母亲说不冷，而瘦弱的身躯却蜷缩在宽大的沙发里，身披小毯子，瑟瑟发抖。“那不冷，您干吗发抖？”我不冷住她的“死穴”，她总是不认输。母亲个性分明，什么事情她打定了主意，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这一点我领教了多年。“我不冷啊！”母亲依然不愿动身去卧室，换上厚点的衣服。纵然我把口水说干，她依然稳坐钓鱼台，对我的提醒不予理睬，依然在沙发里时不时遇见周公。

我实在忍无可忍，全是为她着想的话，她怎么就抗拒呢？我再次加重语气——快点！天气越来越冷了！感冒了打针吃药很麻烦！语气越来越重，但收效却无。我翻箱倒柜，把妻子刚刚为母亲收拾好的厚衣服拿到沙发上，命令她马上去卧室换上。“你看，我这个衣服不冷，不用换！”母亲扯扯衣角，还是拒绝。我像吃了火药似的，怒火烧心，把拿来的厚衣服扔在沙发上，“再不换我就把衣服扔了！”我发出最后的通牒。“那你就连我一起扔吧！”母亲与我对峙着。唉

——我摔门而去，置母亲于不顾。

绿树成荫的小区，我的视线在弯来折去，心里的怨气，一时没有在负氧离子充分发酵的世界里得以释放。

怨气再多，我也得回家。我怕母亲冷感冒，我要给她找出感冒冲剂。轻推房门，我怕打扰母亲与周公的遇见。“回来啦，外面多冷的，赶快把门关好。”母亲终于在我发脾气后，换上了厚衣服。她暂停了与周公的美丽邂逅，在等待我的回归。现在的她，掀开包裹着她的小毯子，身子也不再发抖。“妈，这就对了，要听后人的话。”我的语气自然温润如玉。“以后我全听你们的，换了厚衣服是要暖和些。”母亲终于知晓了要依据天气变化而穿衣的道理。我为刚才的鲁莽举动而感到愧疚。“妈，不是我发脾气。您辛苦了一辈子，现在是应该享受的时候，但你要听我们的话啊。我们小时候您要我们听话，现在您也要听我们的话。”母亲小鸡啄米似的点头默认。

一场春天里的风暴，终于消散。与母亲的一场“战争”，也画上圆满的句号。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凉州的风

□景琛

凉州，养育了我二十余年的故乡。外地的朋友，对此地的了解也许仅停留在诗人们所创作的《凉州词》之中。作为土生土长的“凉州娃”，我想说说我眼中的凉州。

该从何说起呢，是一碗只属于凉州人的早餐“凉凉”？还是无论何时都热闹非凡的步行街？抑或是历经一千六百多年风霜的鸠摩罗什寺？很遗憾，都不是。我想说的是印象中的凉州的风。

凉州是河西走廊的门户，是中原与西域的分界地。朔风从祁连山巅呼啸而至，裹挟着千年羌笛的呜咽，裹挟着驼铃的清脆，裹挟着金戈铁马的铿锵。风声里，我听见了凉州的呼吸。

凉州的风是有形状的。它掠过焉支山的雪线，在祁连山的褶皱间穿行，将河西走廊的沙砾打磨成细腻的丝绸。你能从风中，感受到胡杨的倔强以及无数商旅的期盼。它吹过汉长城的残垣，将斑驳的砖石打磨得圆润；它拂过莫高窟的壁画，让飞天的衣袂永远飘扬。

凉州的风是有颜色的。它沿腾格里沙漠，从民勤裹挟着沙砾向凉州城席卷而来，凛风将至时，整个凉州城会笼罩在一片黄褐色之中，所有物体会被“眷顾”，无一幸免。

凉州的风是有味道的。它带着祁连山雪水的清冽，带着戈壁滩及苜蓿的苦涩，含着绿洲果园的甘甜。清晨和午间的风，夹杂着牛肉面醇厚诱人的香气；傍晚的风，则充斥着让人无法拒绝的烤羊肉串的香气。此时，你不要试图加快脚步，因为整个城中都会被这股香气缠绕。

凉州的风是有声音的。它是羌笛的呜咽，是胡笳的悲凉，是琵琶的激越。风中传来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传来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传来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这是戍边将士的慷慨悲歌，也是文人墨客的千古绝唱。

风中，有凉州的过往和现在，更有未来。风从历史深处吹来，吹向更远的远方。在这风中，我看见了凉州的魂——那是开放包容的胸襟，是坚韧不拔的品格，是生生不息的力量……

(作者系文学爱好者)



我爱着的春天(组诗)

□润叶

1
春天又一次回到我们中间
阳光孵出春风
那些干净的花朵摇晃黄金的光
每一朵花苞，都是一句干净的语言

惊蛰之后，更多的词语正在发芽
有的长出暖意，更多的生出暖意
多像我们不善言辞的亲人
说着春天的话，努力地生活
努力地爱着

2
做一缕清风
做一朵山谷间
刚被鸟鸣洗净的野花

做一只小鸟，在闲云间
只是低头啄几粒朝霞
唤出一些新鲜的爱
挂在明天的树梢

3
把那些日子
快乐的，不快乐的
喷上一点花香
浇上一点阳光
种上一点绿草
幸福该是多么耀眼，多么辽阔
长满自由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